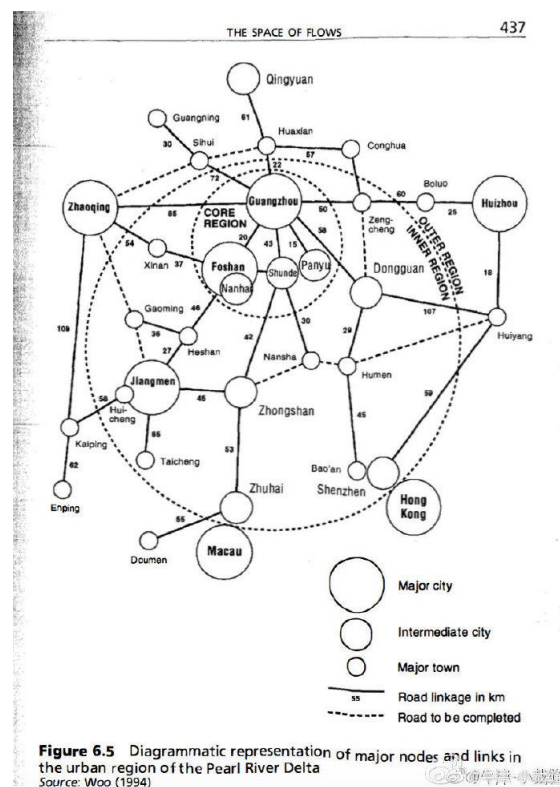


##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和深圳的发展机制分析

广州和深圳成为一线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这其实和央地关系、以及流空间的形成密切相关。我的观察是：广深之间竞争局面开始出现逆转是在 2008-2010 年这段时间，直到最近几年深圳在 GDP 上终于超过了广州。

广州首先是一个区域中心，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 80 年代 90 年代，小珠三角的核心区域是大广州都市圈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广佛地区，核心城市是广州，被称为祖国的南大门和改革开始初期的中心。因此广州成功晋级一线城市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广东省的省会地位。广东四小虎，东莞、中山、顺德、南海早期的崛起和广交会关系很大。珠三角的四小虎早期的发展主要靠的是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大量的港台资本（三来一补等外向型经济）。四小虎的故事参考： 百度百科广东四小虎词条 。因此，珠三角其它城市早期的崛起和深圳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一直是北上广的概念，并没有深圳，而且广州的 GDP 一度要超过北京。深圳开始出现超过广州的苗头是在 2000 年代的最后几年。和流空间的形成关系密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经济从诸侯战国经济逐渐走向了一体化网络化时代。不同的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尤其是在金融和科技创新方面，这背后是资本、信息和人才的流动。以金融业为例：最近十几年总部在深圳的招商银行的扩张非常迅速，实力已经超越了交行。在 2006 年城商行可以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之后，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杭州银行都在深圳设立了分支行，截至到 2019 年这些银行在广州都没有分支机构。换句话说，在金融和科技领域深圳的朋友圈是比广州要强大很多的。这是大家感觉深圳超越广州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深圳的崛起首先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崛起，它的出现本身是一项国家工程，在浦东和滨海开放的过程中受到一定冷落，但最近十年这种特征又迅速回归。最近十几年，从经济地理角度讲，各种权力是一个明显集中的过程，首先从地方集中到省会一级，然后是北京。这是一个依赖于政府等级的标准化的过程。同时，权力下放也在发生，比如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深圳的先行示范区都是典型案例。但是这些权力下放是一种非标准化的政策激励，并不是在各地都发生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可以观察到中国大部分省会在省内的地位都在强化，东部的济南、南京、杭州、福州，中西部的郑州合肥成都等等。只有广东省是一个反例。

总结一下，广州发展的基础是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省会地位，它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政府等级来实现中心城市发展；而深圳发展的基础是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受中央的重视，在各种非标准化的政策激励下，市场因素推动人才、资本汇集到深圳，尤其是先进制造、金融和信息服务业。深圳是北京的权力在广东的衍生品，深圳所谓的市场都是在中央某些“优惠政策”“发展优先权”“制度红利”的庇护下壮大的，这些政策引导了人才、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

## 大深圳都市圈的出现

可以预见的是深圳对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比如对东莞的影响、以及深中通道修成后的中山等地。在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后，深圳的本地规模经济的负面效应带来了溢出，城市中经济活动集群的主要特征是依赖间接的和不可交换的互动关系和本地化的交易网络，比如东莞松山湖案例。换句话说，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深圳作为一个区域中心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强，这个背景下就呼吁深圳大都市圈的出现。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现在一体化秩序比较乱，原因是核心不稳，中心太多，群龙无首；城市之间竞争的逻辑使某些城市变成了从属的帮凶。城市间零和竞争的公共政策取决于每个城市都是赢家的经济谬误（事实上很多城市必然是受害者）。政治上的现实是，任何城市都无法承担原则上不参与一体化游戏的代价。

现在深圳都市圈呼之欲出，一个目的是防止“全球本地的飞地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对于深圳来讲，中央赋予的城市区位政策需要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联通的城市-区域或其中的特定场所（例如前海自贸区）所作为国家经济活力的引擎。此类政策的前提是，增强城市领域竞争力将受益于深圳带动周边城市一起参与更广泛的大区域、国家、全球的空间经济。然而，实际上，城市区位政策有助于建立技术先进的、全球联系的城市飞地，这些飞地仅对周边城市产生有限的溢出效应。随着本地尺度上先进的基础设施枢纽、金融服务业中心和高科技生产中心与相邻地区的脱钩，以及深圳与粤港澳其他边缘化空间的脱钩，这种“全球本地的飞地化”趋势正在逐步显现。所以需要统一的空间规划的引导，凭借深圳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带动和联合东莞、惠州、汕尾更广泛地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突破行政边界的壁垒，是未来深圳大都市圈的方向和目标。

## 对广东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

广东省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现在面临一些问题：

1. 广东省内部的区域二元化是中国省级内部差异最大的一个。深圳、广州的虹吸效应显著，

对于粤西粤东粤北来讲都是发展利空。现在中央支持深圳，这个效应还会进一步强化。核心-边缘模型只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深圳越来越像加州，广东环珠三角一些地方很像非洲。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深圳的溢出效应在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很缓慢。

3. 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是相当不合理的，广东上缴的税负压力很大，导致广东的非珠三角地区发展得不到资金支持。广州本身的压力也很大。这又是一个尺度政治问题。

4. 目前广州的个税收入在逐渐被杭州赶上超越，反映广州在高收入行业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京沪深的。

这种日益明显的格局会激化广深之间的矛盾。广深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看似不可调和。协调两地的关系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很重要。广深之争看似是城市之争，实际上是央地关系，中央和广东省的尺度政治。

先来看看深圳，深圳从区位上坐落于广东省最佳的一个位置，背靠香港，在珠江口东岸，连接粤东和东莞惠州。但是深圳发展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特区，它的政治资源、优惠政策和制度红利，以及通过这些先发优势与北京以及其他城市建立的强大的关系经济地理。

于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基于这些先发优势，在市场的选择下，资本、劳动力、人才、信息等资源都向深圳集聚，相对落后的粤北和粤东地区不但无法从市场中受益，反而被进一步剥夺了各种资源，加剧了贫困，这就是“马太效应”，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例如作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市，它的人均 GDP 只有 4.8 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是有潮汕人跟我讲，我们这里有钱人很多，只是都跑到珠三角做生意去了。深圳作为一个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边缘区，并成为进一步吸纳产业、积累资本和创新的重要来源。

但深圳作为一个计划单列市，深圳的后台是中央（北京）。那么联系到财政收入问题，深圳上缴的财税，是被中央拿走，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省份的发展，广东省的其它地方没法直接受益。相反因为深圳的虹吸效应，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大都市阴影区。也就是说深圳利用广东市场赚的钱是优先养活中西部了，而不是环珠三角贫困带。

再看广州，广州的发展机制和深圳类似，也是虹吸为主。但是广州的后台没有深圳硬，所以从经济角度讲，最近几年与深圳的竞争越来越吃力。广州作为省会，它缴纳的财税是有义务平衡广东省内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的，粤北粤东和粤西等不发达地区通过省内的财政转移支付获得一定的好处，这里面有广州的贡献。

对于财税这个问题，形象点来讲就是，深圳利用广东巨大的市场赚了钱，但是只虹吸，不直接贡献；而广州是既虹吸，也有直接的贡献（可能虹吸也远大于贡献）。所以很多广州人甚至广东人都觉得不平衡。深圳这样和飞地没什么区别嘛！这就是广深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背后是复杂的央地关系和支付转移机制。

我认为中央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是不合理的，毕竟从 1994 年至今，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目前财政部也在积极研究如何修改。对于广州和深圳，从城市经济发展机制的角度讲，深圳未来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当然深圳本身不是没问题。在经济形势如此不好的情况下，希望粤港澳、广深都能有更好的发展，假如这地方都不行了，国家经济就很困难了，中西部靠东部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也将举步维艰。广深的问题，不仅仅是城市和区域经济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这就是一线城市存在的价值之一。